

(香港) 张君默

闹市惊奇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闹市惊奇

张君默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 关力
封面设计 张迅

闹市惊奇

张君默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· 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 8.25 · 178308
1989年9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2次印刷
ISBN7—5057—0239—4/ I · 140 定价: 3.50元

目录

闹市惊奇	1
连环血案	65
黑猫行动	191

闹市惊奇

闹市惊奇

初夏，下午一点，艳艳的阳光从稠密的大厦间透下马路，把路人都照得浑身发汗。

这个钟点，正好是洋行中的人出来吃完午饭，返回办公室，或是还有些许时间的，便走进商店与百货公司逛一会。

有些人，干脆走进置地广场或交易广场，因为里面有中央空气调节系统，又有美轮美奂的店子出售的舶来货品，款式新颖，售价昂贵，就是不买，往橱窗浏览一下，也好知道一些流行讯息。

同在一家出入口贸易公司工作的汤百乐与原美珊，利用午膳时间，与其他公司的朋友交际，一起在酒楼吃完午饭，回到马路边握手道别后，二人于是取道返回办公室。

这个时刻，港岛中区的交通十分繁忙，车水马龙，又有人群急急走进走出地铁站，要横过马路的人，只能依照交通灯的指示，不然就要出乱子，随时会丢了性命。

汤百乐与原美珊站在行人斑马线一端的人群中间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交通灯从红灯转成黄绿灯，最后才改为绿灯，于是象赛马场的赛马出闸一般，人们往马路中一涌而上。

汤百乐是办公室主任，原美珊是办公室秘书，二人平日有许多合作机会，但全都是公事的言语和接触。

汤百乐是个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家有妻儿，原美珊仍是未婚云英，已经有二十五六，工作表现很好，大小事情交给她，

必定办得很妥当，很有上升为女强人的趋势。

她对上司惟命是从，千依百顺，但到了某些骨节眼上，却又显出一派不可侵犯的态度，使汤百乐虽然觊觎她的美色，很想在枯燥和规律化的生活中浪漫一下，却也不敢造次。

唯一可以与她亲近的机会，便是上落升降机时，人挤得满满，他们被迫得身体挨着身体，这时他便表示出一派绅士风度，轻轻扶着她的手臂，或是在过马路时，作出西方式的尊重与保护女士姿态，轻轻抚着她的臂肘。

原美珊非常聪明，哪里看不出汤百乐是乘机揩油？但在这种过马路时刻，一来人挤，二来又可能有些盲冲乱撞的车子，也好有个男性倚靠一下，也就由他搀扶着手臂，没有作出拒绝的姿态，但也不作任何反应。

以她做了四五年写字楼工作的经验，要避免上司或同事的性骚扰，便是在某些时刻，表现出一派冷漠，不作任何反应，对方自会感到毫无趣味。

汤百乐借故捏住她的手臂，感觉得一片女性肌肤的清涼柔嫩，不免心旌摇曳。看看那道横过马路的斑马线已经走完，礼貌上必要把手放开。

他正在不舍间，猛然抬头，倏地手指一紧，很有力地捏住原美珊的手臂。

“啊，你看！”

其实不待他指示，原美珊也看到了，不免也觉得好奇。

原来在行人路的一侧，是另一条十分宽阔的行人通道，两旁夹着两座新型高耸的大楼，四十多层高，都镶嵌了玻璃幕墙。

这时，右边环美大厦的玻璃幕墙外，从上而下，垂下一条又长又直的钢索。

钢索的末端，是一个小环套。环套上，挂着一个人。

这个被悬吊得笔直的人，下颔头颈，由索子套住，双手下垂，没有动弹，在众目睽睽下，被缓慢地往上提升。

这个头颈被套在钢索的人，穿着全套夏天的薄西服，结领带，鼻梁上架着眼镜，脚上穿的，则是一双漂亮的新皮鞋，裤管被稍稍提起，便看得见那双袜子又薄又有些许花纹，很是讲究的货色。

在他的下面墙脚附近，挤着许多仰首围观的人。站近核心的人，还看得见地上遗下一只簇新漂亮的公事包。那只公事包，还是端端正正，竖着放在地面上。

“必定是在拍电影！”有些人说。

旁边一个看热闹的男人向刚才自言自语的人说：“是在拍戏！”

听的人回过头，依着他的指示望去，果然看见有个人在肩头托着一具电视摄影机，把眼睛埋进观景器，正在缓慢摇着镜头。

掌摄影机的人，时而把镜头对着围观如堵的人群，调了近镜拍他们的表情，并且作收音；时而又把镜头对着吊在缆索上的男子。

男子仍然把头颈挂在索套上，一动不动，缓缓上升。在他的底下，忽然起了一点儿骚动，有个工人模样的男人排开众人，冲到墙边核心，仰起脖子看看，又往旁人望望，惊异地问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围观的人用下巴往相同的方向翘一下，说：“在拍电视吧？”

“这怎么成！”粗汉子急了，“我们要把木料吊上去哩！怎么问都不问，就拍电视？”

没有答腔。

套索上的人已经上升到八层楼那么高。

粗汉子悻悻然，排众后退：“让开让开！”

被推拨开的人不以为然，因他是工作人员。

粗汉子终于冲到扛着摄影机的人身边，冲着他便吼：

“你们做什么？拍电视？碍着我们工作呀，问准了我们吗？”

摄影师把眼睛移离观景器，望望粗汉子，抓住他便问：“对了，老兄，可以告诉我们，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“呵，呵呵！你问我？我问谁？你们不是正在拍电视？”

“是在拍电视，不过只是这么巧，路过时看见，先拍下了再说——”

“真是讲笑！”粗汉子喷着唾沫星子。

那些臭臭的唾沫星子，正好有一些喷在原美珊的俏脸上。她立刻厌恶地闪避，却是汤百乐与她贴得近，一个不留神，便几乎嘴碰着嘴。

嘴是碰不上，却是女的脸颊骨碰上了男的硬下巴，两个人痛得“哎”一声叫起来。

粗汉子与另外两名工人，站在人群核心嘀咕一会，其中一个以无线对讲机往上面发问：“喂喂，你们上面的人在弄什么鬼？谁叫你们在玩把戏？”

上面的人通过对讲机回应：“大佬，挂好了不就吊上来啦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“你们知道在吊着什么？谁叫你们借给人家拍电视？问过老总，还是老总要的？”

“什么电视？哈哈，不是喝醉啤酒了吧？醉了就不要乱说话，哈哈……”

吊着的人已经升上十层楼那么高，看上去已经变得很小，在风中，随着钢缆作些微晃动，然而给人一份平稳安定的感觉。

“停一停，停一停！”底下的人对着对讲机叫：“你们知道吊着什么？吊着一个人呀！给人家耍了哩，真是糟猪！”

“吊着一个人？”上面的人用玩笑的口气问：“吊着个什么人呀？别跟你老子开玩笑！”

吊索又升高了几层楼。

对讲机与工人们发出争论漫骂的声音，没个结果，下面的人越吼叫，上面的人越是不理会。后来，在一片吵杂的人群说话与笑声中，根本听不清楚下面的人在说什么，干脆关了机，使下面的同伴急得直跳脚，骂野话。

人群中，有些人不耐烦，从人堆中退出来。后面的人好奇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退出的人没好气说：“不知在弄什么鬼！我看，吊起的是个假人！他妈的，造得蛮象样，起初真的给他们骗过了！”

“噢，吊起一个假人！”问话的人不免恍然，仰起脸往上看，假人已经摇摇摆摆，升到二十八楼，看起来已经小得象个手抱娃娃。

“唏，是个假人！”另一个说。

话这样散了开去。

在假人被吊升到十五楼的时候，正好私家侦探福尔摩与助手华生在马路边走过，看见行人通道边有这一场热闹，举目望去，又见孤伶伶吊着一个西装客，正在缓缓上升。

这时，路上伫足仰脸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以致影响了马路上来往的车辆，得要交通警员到来维持秩序。

另外两名警员接到交通警的传呼，匆匆赶到现场，正好冲

着福尔摩，问他：

“发生什么事？上面那条威也，为什么吊着一个人？”

福尔摩耸耸肩，“我也正想知道！”

华生耳朵聪敏，插进话去说道：“刚才有人说，那是个假人！”

旁边一位妙龄女郎笑嘻嘻的搭讪：“真新鲜，有噱头哩，不知道是什么商品在拍宣传广告？”

说话的女郎，便是与汤百乐在一起的原美珊。汤百乐这时正肆意捏住女秘书的玉臂，借着人挤之便，身体紧贴着女郎的身。他这时也要插话，往在一旁扛着电视摄影机的入目示一下：

“正在拍电视哩！”

警员于是气冲冲，排开路人，冲过去便质问：“申请了没有书面证明呢？”

摄影员诧然反问：“阿蛇！怎么即兴拍摄一下，也要申请？我是电视台摄影记者！”

“你们到底在拍什么？这样阻塞交通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也正想知道！我们的记者正在打听！”

福尔摩跟随警员进入核心，听得警员询问那几名气愤愤的工人。工人戴着工作头盔，对警员瞪眼道：“沙展，你们来了就好，我们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回事！”

警员仰着脖子，看见那个套索吊着的假人，已经升到三十楼以上，细小得象一只鸟。

福尔摩岔进去问：“他们要吊上那一层楼去？天台吗？”

“我们正要维修天台水箱，可是——”

工人还没说完，福尔摩着急道：“华生，你留在这里了解一下，我上去看看！”

他说罢，挣扎着冲出人群，转到大厦大堂，乘搭升降机，一直升上顶楼。

另外又有两名警员匆匆赶到。

街上已经围上了一两千人。有些人远远地站在对面马路观看，认为这样把一个假人吊上半天，实在是个奇景。

核心附近，人挤得很，汤百乐在警员维持秩序，把人群驱往一旁时，乘势把捏住原美珊手臂的手松开，改而伸出去环抱着她的腰肢。腰肢一旦触着手臂，便感觉象水蛇般扭动，要和他的环抱中挣脱。

“别这样！”美珊佯嗔着，向身旁的男人呶着小嘴，作杏目圆睁的俏模样。

男子对她涎着脸。

她又是一抖腰肢，着急道：“别这样，让人家看见了有什么好！”

女郎说到这里，忽地低声急叫起来：“噢，那是白医生！”

汤百乐听说碰上了白医生，立刻就缩开手臂。霎眼之间，在人群中，果然看见不远处闪烁一下白兆礼医生的面影。白医生那双眼睛，在一瞥间转开，接着便钻进人群中，十分迅速的消失了。

白兆礼是一位精神心理科医生，与汤百乐是不生不熟的朋友，有一阵子，原美珊患了失眠症，并且又有心悸，汤百乐于是带她到白兆礼诊所去。

美珊去看了几次，失眠症给治好，很佩服他的治疗方法，却是呶着樱桃小嘴道：“不过，我以后也不会再去看他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的神情很古怪，你不觉得吗？他那双眼，看人的时候

很邪!”

“哦，你是说他阴恻恻，不大喜欢说话?”

“他这个人，阴气很重，那双眼，象要把人吞进肚子去一样!”

汤百乐以男人的角度去忖测白兆礼的心态：当然啦，看见了象原美珊这么身材成熟的窈窕女郎，再加上那一双桃花眼，那还会不起了邪念头?

“他对你目灼灼，色迷迷是不是?”

美珊撇撇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总之不喜欢他就是！他后来跟我说，希望还会看见我。接着又补充，说是指在诊所以外。我才不会约会他!”

“对，他必定心怀不轨！又不是看病，还要见他做什么!”
汤百乐附和。

“刚才，他那双眼，目光很特别!”美珊被汤百乐携着手，往人群外挤的时候说。

“他看着我们吗？看来这个人的目光不会离开我们很远。”

“起初不是。他一直仰着脸，也在看上面那个吊着的人，我只是看见他的侧脸，正奇怪怎么这个人的面貌似曾相识？正想问，他的脸忽然转过来，两道目光一扫，就盯上了我。”

“哦，他也看见我吗?”

“他的目光没有动，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也看见你，直至我低声一叫，他醒觉得很快，反应地转过脸去，匆匆走掉!”

“唉，大家是认识的，又何必这么鬼鬼祟祟?”汤百乐不以为然。

他们离开人群的时候，原美珊便把他的手甩开，回复她向来的矜持态度。

走过马路之后，他们回头往上看时，只见那个吊着的人已经升到了顶楼，影像细小得象个火柴盒子。

这时，底下围观的人意兴阑珊，渐渐散了。

其时，福尔摩已经随着升降机，到达顶层。匆匆走出升降机之后，找到了楼梯，连忙冲到天台上去。

要在平时，通往天台的楼梯关着门，现在由于有工人进行工作，所以打开。

他走到天台上，正好看见两名正在操作吊缆的工人准备把吊上来的物件接应。一个讶然说：“奇怪，怎么会是个假人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真会开玩笑！别管吧，搬进来再说！”

这时，悬吊物已经抬升到眼前。

一座走轴式固定在大厦天台楼栏边的高空悬挂系统，平日用以悬挂着一只吊篮，可以供两名抹窗工人站在上面，悬吊在，毕直高矗的大厦玻璃外墙，逐层洗抹外侧的窗玻璃。

工人在吊篮上，可以按钮控制升降。这种洗抹工作一年进行六次，每次维持一周或十天，便可以吧整幢四十五层高的大楼外侧，全数洗抹一遍，纤尘不染。

近日正好是休息期，因此这座高空悬挂系统的吊篮已被卸下，其中一支吊臂，便被用作运送物料与工具，用以修葺天台的水箱。这项工程，预计要维持一个月才能完毕，因此每日下午一时到二时这段时间，便会把一条钢索由上而下，缓缓悬垂，直至接近到达地面，底下的接应工人，用无线电对讲机向上面的人叫停，钢索便虚悬在约莫一米左右的高度，等待系上重物。

在地面上，靠近大厦墙边的工作场地，工人用活动栏栅围成一个小范围，在旁边当眼处，挂上了一个牌子，用中英文写着：

“高空工作，危险勿近。”

留在大厦天台上的两名工人，当然无法看得见四十五层楼下面的工作情形，其中一个拿着对讲机，与下面的工作人员联络，听得下面的人在对讲机中说：“停！”他们便把放下钢索的机器关上。底下的人叫：“O K！”他们便又开动机器，将悬挂了物件的钢索缓缓提升上来。

现在，提升到眼前的悬挂物，初而令他们笑骂谁要跟他们开这个玩笑，但是看清楚那个头颅套在钢索上的假人，穿着毕挺西服，手上还戴着一只名牌手表，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着灿然金光，双手双腿垂直，一动不动，只是随着钢索的轻微扭动，整个人笔直地转来转去。

一般来说，要是上吊，死者必定双目流血和突出，舌头吐出唇外一二寸。

现在这个“假人”，双目紧闭，舌尖只夹在双唇之间，没有吐出。

其中一名工人，正要笑骂这个上吊假人造得不象，可是话到喉咙又给咽住，因为他不大相信自己的眼睛：怎么会有个做得这么逼真的“假人”？

虽然那个悬在钢索上的“假人”，脸色一片青灰，没有真人的肤色与神采，却是在光天白日下看他的肌肤毛发，以及那西服煌然，几时都可以去出席会议的装扮，却又无法相信那是个假人。

另外一名拿对讲机的人，则是睁大了眼合不拢嘴，目不转睛，许久才懂得按下对讲机的掣钮，向下面问道：

“喂喂，下面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吊上来一个人！”虽然他未能肯定那个“人”是真是假，可是话不妨说得夸张一些。而且，他也的确被那个人的脸吓得暗暗打个寒颤。

下面的人粗着喉咙回道：“真是一个人吗？别开玩笑！已经到了吗？”

“刚好到了，还挂着哩！”

对话的声调变了，吩咐道：“我们是警察！上面的人听着，把那个假人留着，谁也不能取去，我们马上派人上来！”

“OK！”

上面两名工人听得吩咐，心定了一点，一个讪笑另一个说：“拉他进来吧，别被假人吓破了胆！”

被讪笑的人嘴硬，回道：“你以为我会这么生人不生胆？算他是真的吧，看你老子拉他进来给你看！”

二人一边笑闹，一边用钩子把“假人”钩刺着，往楼栏内拉进来。

“假人”直直的，沿着吊臂滑进天台，他们用手上的铁钩帮助卸下，可是，铁钩上竟然带着鲜血，一时令他们面面相觑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他们一个丢下铁钩，把地面上的“假人”翻转过来，只见被铁钩钩刺过的几个地方，衣服都被鲜血染红了一片。

刚才悬挂着的时候，也没见那人的眼睛淌出血，现在被解下放在地上，经过接应工人几下钩刺，翻个身，嘴角便汩汩淌血，不久就淌了一滩。

两名工人给吓得目瞪口呆，脸孔渐次表现出惊恐与震骇，手上的对讲机与钩子都掉到地上。眼睛不离那个“假人”，人则步步后退，对讲机不停呼唤，却不去回应。

从把悬挂着的“假人”接应到天台上面，直至“假人”淌血，这个短促的全过程，正好被赶到的福尔摩看到，不免骇然。

他当时立刻便肯定了那是个真人。